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五十二號

據抄著者年代不詳影印

山東省

陵縣鄉土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39\*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陵縣地輿圖

東西廣八十里南北  
袤四十里每方五里

德平東臨邑界

鈞盤趙王馬河等河  
現均淤涸無水僅存  
其他

德平東

大子家莊

柏林店

琉璃盤河二鎮皆東金

德平界

界牌劉

家博店

時表鐘名

德平界

崔王官店

大柳店

楊家店

趙王河

神頭鎮秦漢梁縣治

神頭鎮  
秦漢梁縣治

趙家寨

平秦界

德州

登州建子莊

于家集

通德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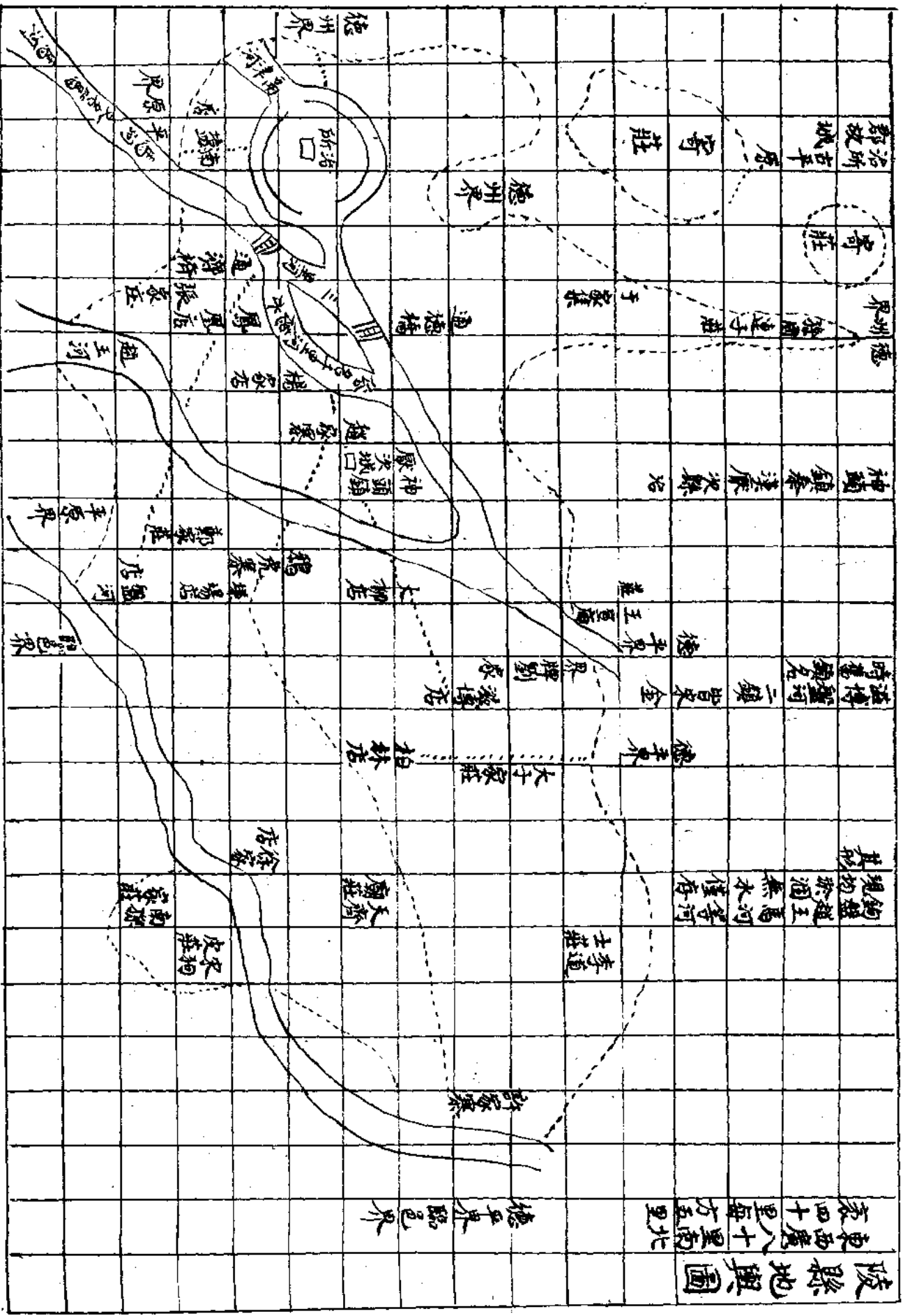
通德橋

趙王河

寄莊

寄莊

治所古平原



歷史

本境建置年代

陵縣之名始于明洪武十三年陵縣古屬平原郡自隋唐以前隋唐以後凡所謂平原郡者非陵縣所得專也所謂平原縣者即今之平原縣地尤與陵縣無涉也至若曰將陵曰陵州有陵之名而實非陵縣則以改德互易故耳要而論之安德之縣置自漢而兼轄厭次之封德州之名起于隋而不廢安德之舊至明始廢安德立縣治瓜疇芋區使不相混未置本境之時代

唐虞夏商

兗州之域

禹貢濟河惟兗州于欽齊乘曰德州禹貢兗州之域

欽當時之德州者今之陵縣也夏時屬有鬲氏國通志德平鬲國

陵縣鄉土志

禹既跨有今德州德平之地則陵為其南鄙可知商殷因于夏無所變改考詩書宋雅漢書地理志陵縣於四代均兗州域也

國初

兗州幽州之域

周禮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濟東北為幽州陵南界河濟屬幽州之域也

春秋

屬齊西偏地

齊桓之時河行徒駭齊地西及河陵其西鄙也

戰國

屬齊西偏地

舊志謂地併于趙封公子勝于此案史記平原君傳

封于宋武城徐廣曰清河清河今直隸廣平府屬縣又德川志有

齊平原有趙平原齊平原即漢平原郡趙平原密遼郡鄆即今廣

平府則陵屬齊地于此可證也

秦

厭次 屬齊郡平原地府志始皇東遊厭氣次其地故名秦楚之際無所變改案今治所東北二十五里神頭鎮即厭次城故址也

西漢

安惠縣 師古曰惠古德字

富平侯國 屬齊國又屬青州平原郡應邵曰明帝更名厭次案漢書高帝封爰類為厭次侯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齊乘水經闕駟注曰厭次縣富平侯張安世封國安世薨子延壽嗣平原之富平乃延壽封邑也

新莽

安德縣 屬青州定安公國以富平改為安樂亭而侯不除按漢書王莽傳莽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封于此焉

陵縣 鄉土志

二

東漢

安德侯國

厭次縣 置于故富平侯國屬青州平原郡按漢書平原郡王莽曰

河平光武復為平原殤帝延平元年封子勝為平原王為國安帝

時國除為郡桓帝封弟碩為王遂屬王國又郡國志平原領縣十

厭次其一也

魏

安德縣 侯國除為縣屬青州平原郡三國志文帝元年立齊公叡

為平原侯後即位復為郡

厭次 屬青縣陵郡夏侯湛東方先生畫贊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

陵郡按建安漢獻帝年號晉書地理志魏武定伯所置凡十二郡

註有樂陵錢氏大昕曰類武定伯猶奉東漢年號謂漢置也可謂

魏武置亦可也

晉

安德公國 屬冀州平原國又為侯國屬平原郡

厭次縣 屬冀州樂陵郡晉時郡治東徙馬嶺厭次隨郡東徙屬幽

州刺史晉以後之厭次逐其今陵縣無其

後趙前秦前燕後燕

安德縣 公國除為縣東安陵省入

厭次 屬幽州刺史按十六國疆域志後趙屬冀州平原國前燕屬

清州平原郡前秦後燕屬冀州平原郡

東晉

安德縣 屬幽州平原郡

南燕

陵縣鄉土志

安德縣 屬冀州平原郡

劉宋

安德令 屬冀州平原太守宋書地理志郡縣皆書守令如今書布

政使司也

北魏東魏北齊周

安德縣 北魏初屬冀州安德郡尋并渤海又屬滄州安德郡東魏

北齊周均無所變改

隋

安德縣 屬德州治至大業三年罷州為平原郡故又屬平原

唐

安德縣 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置德州領縣六安德屬焉天寶元年改為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為德州屬河北道考顏

真卿傳至德元載棄平原渡河安祿山傳乾元元年為德州刺史  
王暕歸順是從平原為德州自安祿山而唐因之也又唐制有州  
則廢郡有郡則廢州刺史太守不並建

五代

安德縣 屬德州為刺史治

宋

安德 宋復為州理屬河北東路德州平原郡治元豐元城志熙  
寧六年省德州入安德有德化廢村將陵振仁德平重與盤河滋  
博八鄉今治所東南四十之居一里有盤河鎮集又正東四十里  
之存一里有滋博店集皆即宋時居鎮名也

金

安德 金為防禦州治屬山東東路德州初屬劉豫後入金  
陵縣鄉土志

南宋

安德縣 屬京東東路德州

元

安德縣 屬東平路總管府德州

既置本境之時代

明

陵縣 明洪武七年省安德入德州屬山東布政使司濟南府二十三年分德州置陵縣于舊安德屬濟南府德州按德州志改德互易考曰今之德州昔之所謂將陵縣所謂陵州也今之陵縣昔之所謂德州安德縣也洪武七年廢陵徙州治于此並廢安德入焉不復曰陵州而于安德省安字曰德州此易陵縣為德州也至十三年于安德廢縣立縣治不復其名曰安德而名之曰陵縣此易

德州為陵縣也陵德之名已四變至是始定焉故昔人有陵德互易考

國朝

陵縣 初屬山東布政使司濟南府德州後德州廢為散州直屬濟南府

政績錄

典利

隋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初為新豐令政為三輔最超授澤州司馬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鎧奏為天下最上甚異之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休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佑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

陵縣鄉土志

五

模範之鄉等宜師教也後遷海州刺史

趙元淑京兆雲陽人性疎名不事生產以功拜德州刺史尋拜潁川太守並有咸惠

唐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以諫議大夫出按山東蝗災遷以損傷實白出為德州刺史性恬淡不喜為繩查仁恕不行鞭罰遷吏部

侍郎卒謚曰文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高祖時為陵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武后時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陟德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戾而心存忠恕史民畏而懷之後封勳國公

張知騫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嗣聖初擢監察御史為德州刺史甚有

聲譽前後凡刺十一州均有盛惠武后降玺書存問後自德入計  
后奇其貌詔工圖之中宗復位拜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  
郡公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少勤學業有詢藻尤工書天寶中出為  
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也陰料  
丁壯儲廩食乃陽會文士泛舟外也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密偵  
之以為書生不足慮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事績詳唐書

周

張藏英派州范陽人世宗即位授德州刺史召募士卒以備契丹邊  
郡賴以寧謐事績詳宋史

金陵縣鄉土志

六